



[美] 欧文·华莱士 / 著

[金屋]

The Golden Room



THE ANTHOLOGY OF
IRVING WALLACE

欧文·华莱士文集

光明日报出版社

金屋

[美] 欧文·华莱士 著
王金铃 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9.1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 - 98 - 2045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屋 / (美) 华莱士 (Wallace, I.) 著; 王金铃译.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9.1

(华莱士文集)

ISBN 7 - 80145 - 065 - 5

I. 金… II. ①华… ②王… III. 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5483 号

金 屋

[美] 欧文·华莱士 著

王金铃 译

☆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政编码: 100050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 9.25 印张 201 千字

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

ISBN 7 - 80145 - 065 - 5/I·20

定价: 15.00 元

版 权 声 明

The Golden Room

根据 1989 年 Dell Book 版译出

美国欧文·华莱士作品版权已经登记注册,未经书面许可,不准以任何形式——不论是电子的或机械的——对任何部分进行翻印、音像制作或信息储存和检索,违者必究。

该作品的著作权人,于 1996 年 7 月 10 日授予王金铃先生中文版本的独家翻译权和专有出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翻译或出版,否则视为侵权,必追究其经济和法律责任。

作者按：事情是怎样开始的

埃弗丽夜总会确有其事，夜总会的经营老板——两位年轻女士也确有其人。她们是姐妹俩：一位叫米娜·埃弗丽，另一位叫爱达·埃弗丽。她们出生在肯塔基，并在那儿长大，后来到芝加哥开业，经营夜总会。

我非常熟悉米娜和爱达。

二战期间，我在洛杉矶的美国陆军通信摄影中心任中士。我抽暇阅读了我能读到的有关埃弗丽两姐妹的故事，在脑海里形成了一个将她俩及其夜总会写成一部戏——一部音乐喜剧——的想法。我了解到，她们被驱逐出芝加哥后，来到了纽约，身上带有100万美元（那时你用不到5分钱就能买到一顿午餐），以俱乐部女会员和曼哈顿社会名流的身份在中央公园附近居住下来。

1944年4月，我迁居到纽约的长岛，我想这是天赐良机，可以顺便了解一下埃弗丽姐妹是否还活着，如果她们仍然在世，打探一下她们能否允许我写关于她们的剧本。我从埃德加·李·马斯特斯写的一篇文章中获知，几年前她们还活着。但我必须把事情弄确凿。我的一个朋友——一位出版商——是纽约《每日镜报》编辑杰克·莱特的朋友，而他恰巧又是埃弗丽姐妹的朋友。毫无问题，莱特会让我知道埃弗丽姐妹是否还在那儿。

我到达纽约后，便去造访了莱特。他对我是言之凿凿，埃弗丽姐妹活得很好，用米娜和爱达·雷斯特的名字住在第71大街20号西。他建议我以他的名义给她们写封信。

我给她们写了一封措辞友好的信，一周后我得到了米娜·埃弗丽的回音，是她亲笔写的一封20页的信。“贵函收悉，”米娜给我写道，“它体现出您的教养、道德、知识，文学和戏剧的天才。”

这就开始了我们的来往。我定期给米娜写信，打电话。此后，一连几年我们都保持着联系。我了解了所有的有关她们姐妹的有教养的南方背景，她们为登上舞台而作的努力。她们在和奥马哈的第一个妓院的成功开张，以及最后她们在芝加哥通过建埃弗丽夜总会而进入鼎盛的情况。她们将3层52个房间的夜总会连同30个美女变成了一座中西部穆罕默德天堂。其中有12个异国情调的接待厅，包括金屋（里面有15000美元的金钢琴和18K的痰盂）、摩尔屋、日式屋、蓝屋等。她俩的爱巢闺房在楼上。每个房间都有一内嵌大理石的铜床，上面罩着一条白开司米毯，镶有镜子的天花板，自动香水喷雾器和金浴缸。

晚餐从50美元起始，但是，如果带了朋友来，那么帐单就会达1500美元之多。嫖一次楼上的妓女至少要50美元，而别的妓院只收取5美元。到埃弗丽夜总会的名嫖客有里英·拉德纳、杰克·约翰逊、乔治·埃德、帕西·哈蒙德、詹姆斯·J·科贝特、约翰·巴里莫尔、约翰·“贝蒂—艾—米勒”·盖茨。一位地方律师在夜总会里度过了他两周的假期，一位美国国会议员在芝加哥逗留期间不住旅馆而住在这家夜总会。

尽管我从埃弗丽姐妹那里了解到所有的情况，但我却没有办成这件事——获取写关于她姐妹俩的剧本的允许。后来。我

对写剧本失去信心，便决定写一部她俩的非小说体的传记。这就是我写的一本备忘录名叫《悠闲绅士》的开头，开篇的这章是“两个美丽的老女士”。

米娜死于1948年，享年70岁。爱达1960年去世时93岁。她俩死时仍然是我的朋友，仍然不允许我写这个剧本。为此，我在《悠闲绅士》里论述过并感到惋惜。

后来，一件不期而遇的事情发生了，一件使埃弗丽剧本起死回生的令人兴奋不已的事情。

我的一个在纽约的朋友（碰巧他也是大词作家欧文·柏林的朋友）阅读了《悠闲绅士》里我对埃弗丽姐妹的真实报道后，便敦促欧文·柏林读一下。于是，柏林走向街头，买了这本书，对它产生了巨大兴趣。欧文·柏林说他想跟我谈谈埃弗丽那章，于是，1965年12月12日我们俩的共同的朋友把我们俩通过电话连在一起了。

下面就是我对通话所作的私人记录。

“欧文·柏林在电话上对我讲他和他的太太不仅读了《悠闲绅士》，而且还阅读过我所有的书。他们是我的书迷。接着，我又对他说我一直是他的狂热崇拜者。彼此倾诉完崇敬话语后，欧文·柏林说关于埃弗丽姐妹一事，他与两姐妹相识多年，亦了解不少的事情。但是，他补充道，他从未像从我书上了解那么多。然后他说他必须跟我说件事。接着他告诉我他就埃弗丽姐妹一事经历的一段奇遇。

“欧文·柏林说1934年他和已故的莫斯·哈特决定为百老汇写一大部头音乐喜剧——而且他们还决定依据埃弗丽姐妹的故事来写这部音乐喜剧。于是，欧文·柏林和莫斯·哈特着手拟出一份该音乐剧的总体策划。莫斯·哈特对如何创作有几种思

路，而欧文·柏林则怀着极大的热情于1934年着手写音乐喜剧的某些部分的词曲。那时，欧文·柏林就在这次电话上问，‘你想听一下我写好的开场章节吗？’接着，他使用一种嘶哑的有点半诵半哼的语调进入了开场章节，我倾听着，由于兴奋不已，竟不能将所有的词句记在纸上。我发现我记下了开头的一句，这样写道‘在夜总会欢度良宵’。然后我又在结束语的句末发现了另一行，‘我们与两姐妹——埃弗丽——生活在一起。’

“柏林哼完后，我便告诉他太棒了。然后，欧文·柏林对我说，‘噢，同时我还有另一首歌，我想它倒适于世纪更替时那种怀旧时期的作品，这首歌名叫“复活节游行”’。不管怎样，柏林说等他和莫斯·哈特做得足够时，他们便决定将该想法说给欧文·柏林的一个朋友——著名的乔治·M·科汉听。于是，他们去了科汉那儿，跟他讲了根据这两位著名女士创作一部极为活的音乐喜剧的想法。接着他们又唱了其中几首歌给科汉听。事实证明科汉被整个事情大大震动了。据欧文·柏林讲，‘科汉是个拘谨的人。但是他的意见很重要，他被震惊的事实使我们将通向这项工程的方法放弃了。’放下埃弗丽工程之后，哈特和柏林便写了《万众同呼时》，把‘复活节游行’编入其中。

“接着，欧文·柏林对我说，‘当我阅读你的书《悠闲绅士》，碰到你希望写埃弗丽姐妹剧本加的注时，我便回到了与莫斯·哈特合写一部以埃弗丽姐妹为线索的音乐喜剧的旧思路。我的角度是这样：音乐剧以米娜在1948年的死亡开头，葬礼之后，爱达和亲戚朋友以及她们的一些老主顾聚在一起，开始追忆往事。等他们追忆半个世纪前的往事时，我们就回到像你写的在肯塔基的双婚记上。然后，我们让姐妹俩的故事向前推进，直到她们以美妙的妓院结束在芝加哥的事业。我们以最佳的品味把一部

怀旧的感人的音乐喜剧展现出来——除了一幕高尚的床上戏外，绝无诸如此类的淫猥。20世纪初，一位严厉的父亲把他那还是童子的10岁的儿子带到那里，以现实将他的童贞变成大人。巧的是这位还是童子的男孩被领到埃弗丽姐妹的侄女居住的房间藏起来，以免碰到夜总会的真实活动。于是，我们就有了寝室这一幕。如你已经建议的，在房间里，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纯洁、天真、窘迫，彼此对视着。我想，这会妙极了。’

“然后欧文·柏林说他和莫斯·哈特所没干成的事，倒希望和我联手干。我告诉他我十分荣幸，高兴与他一起来创作这部埃弗丽剧本。欧文·柏林说他会3个月后来洛杉矶，因为亚瑟·弗雷德正在根据柏林的所有歌曲为M—G—M制作一部电影音乐片，柏林想来洛杉矶监制这部电影。他说，等到洛杉矶时，他想见我，与我就写作我们的舞台音乐剧进行协商。我的兴奋难以言表。”

其实，欧文·柏林从未来洛杉矶，我们也从未就此想法进行更进一步的协商。柏林病了，呆在纽约，仍活到100岁。我们又一次尝试创作埃弗丽姐妹的音乐剧只得搁置了。

大约五年前，有人建议我再去找欧文·柏林，告诉他我想自己写这出戏，问问他是否愿让我用他很久前写的歌曲。我的律师与柏林的律师商量一番。柏林回答，他仍然喜欢将埃弗丽姐妹的喜剧作为百老汇的剧目，他年纪大了，不能来监督在百老汇上演的戏剧，也不允许没他的监督就用他的歌曲来创作戏剧。所以这项计划又成了泡影。

但并未完全泡汤。

最近，有一天我对自己讲，为何偏要把埃弗丽姐妹的事用剧本来表现呢？我是个小说家，为何不把我创作剧本的想法融入

我自己本可以写的小说里。

于是,我就这样做了。

这就是《金楼劫》创作的前后经过。

这就是我的关于米娜和爱达·埃弗丽以及她们的传奇般的夜总会的书——一半事实,一半演义。

优 惠 书 单

1. 凭本优惠书单, 购书免费邮寄, 全套购买 8.5 折。
2. 按地址汇款并寄回订单(复印有效), 详细写清寄书地址及收书人姓名。

地 址: 北京永安路 106 号光明日报社出版发行部

邮 编: 100050

联系人: 邮购组姜国梅 电话(010)63184197

《华莱士文集》(全 15 种)(355.00 元/套)

书 名	定 价	册 数	金 额
洛杉矶的女人们	28.00		
七夜谭	15.00		
三海妖	36.00		
特别修正案	20.00		
箴言	36.00		
威尼斯大搜捕	21.00		
第二夫人	23.00		
全能者	27.00		
圣地	28.00		
第七个秘密	20.00		
金屋	15.00		
贵宾	15.00		
安·伊丽莎白叛婚记	21.00		
名人隐私录	40.00		
白宫体验	10.00		



查特·弗雷对他所耳闻目睹的一切产生了敬畏之情。

这是1903年3月最后一周的一个凄冷的春季下午，虽说弗雷来芝加哥已经度过第一个星期了，而此时才是他等待已久的时刻。

他们正行走在南第柏街的鹅卵石人行道上，枯瘦如柴的年轻人弗雷和另一位比他年纪大、体格健壮同伴托马斯·奥斯图并肩走着。托马斯·奥斯图是《芝加哥论坛报》的资深记者，派驻市政厅。此行是受总编指派，带领新来的特写记者，熟悉一下本地情况。

行进中，弗雷理了理他的短上衣。他身上穿着一套剪裁得体灰黑两色相间的英格兰羊绒厚呢外衣，这是他自己最得意的一套服装。他颈上系着红色领结，脚上穿着锃亮的襻带皮鞋。他的这套行装只有在和年轻小姐们相会的特殊场合下才派上用场。此刻，他穿着它是希冀今天和富有魅力的年轻小姐们见面时能给她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们快要到了，”奥斯图说。他没有去注意他那身宽松下

垂的蓝色套装，在那套皱巴巴的上衣上还有两个被香烟烧灼的小黑洞。

弗雷期待地点点头。

“这里就是声名狼藉的利威区，”奥斯图接着说，“当然，你一定听说过它。”

“是的，听说过，先生。”

“它得名于内战之前，”奥斯图继续说道，“那个时候，每当汽船开到这里的时候，随之便带来了那些到赌场赌博发财、到污秽不堪的妓院观看色情表演和嫖妓的南方人。就这样一成不变地延袭了许多年，而今却愈演愈烈。它的面积不大，只有四五个街区大小，然而在这有限的空间里却密集着 200 多家妓院。不过，你只是对它们中的一家感兴趣而已。”

“是的，只一家。”

他们又缄默不语地走了 30 英尺，奥斯图突然停了下来。

他向他们右侧的那座三层楼的建筑挥挥手。“就是这个地方，查特。这就是它，南第柏街 2131 号。正是这儿。”

弗雷望着这座建筑——一幢宽大的石质结构的邸宅——有着光滑的石砌面，坚实牢固的外观，巨大的窗户，宽敞的前门石阶。

“这就是埃弗丽夜总会，”奥斯图说道，“事实上，它是世界上最著名、最优雅的妓院。”

“在皮奥里亚的时候我就时常听说过它。”

“正如纽约、伦敦、巴黎、柏林这些地方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它那样。你认为如何？”

弗雷吞吞吐吐，“我……我很想知道里面究竟怎么样？”

“你马上就会知道的。我跟米娜和爱达打了招呼，告诉她

们我要将你引见给她们，我对她们说你是《论坛报》最新任职的记者。她们喜欢跟记者打交道，她们会等不及的。”奥斯图挽起这位年轻记者的手臂，带他踏上台阶。“我们进去跟女士们见见面。她们一定会带你去看一些令你永生难忘的东西。”

在埃弗丽夜总会里米娜那间点缀豪华的书房兼办公室内，放着一张巨大的青龙木办公桌。她像通常一样坐在办公桌的后边，一边等客人，一边吃她的上得很晚的早餐。她的姐姐爱达坐在桌子对面，大声在读着《芝加哥考察家》。

米娜嘴里嚼着鲟鱼和调味菌块，站了起来，从缀饰着交织字母的冰桶里拿出一瓶马姆纯干香槟酒，为自己倒了一杯。

即使站着，米娜也是那么小巧玲珑。她身高五英尺二英寸，算不得匀称的细瘦身材（没有必要穿紧身胸衣），体重只有 106 磅重。经过梳理的棕色头发高高盘卷在头顶，头发上佩戴着一些亮闪闪的半月型仿钻石饰物，灰蓝色的眼睛不大却充满着热情。穿着件领口开得不能再低的浅粉色塔夫绸上衣，衣襟上戴着她那心爱的镶有钻石的蝴蝶型针饰。下身穿着深色粗纺哗叽呢高腰裙，腰扎红褐色弹力腰带，足蹬一双尖尖的小山羊皮制成的皮鞋，裙子的下摆刚好触及到鞋面上。

桌子另一侧的爱达，身材较米娜略高也略胖些，她有 124 磅重，无疑她穿着紧身胸衣，更加显露她那沙漏般的体态。她的装束要保守些，是那种装饰着丝织缀边的哈瓦那烟色布衣裙。她正在大声地读着报纸上有关市长候选人最近的竞选演说的报道。

米娜一边听着，一边检视了一下她的书房，看是否一切安排妥当，以便迎接她的来访客人。她清楚，这个书房的布置，

是她随手撷取的不同风格的混合体，她是有意这样安排的，所有家具基本上都是路易 13 时期的式样，米娜认为它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艺术风格的最完美的体现。高高的金色天花板，是由饰着卷叶形图案的镶板拼成的。墙上悬挂着昂贵而色彩绚丽的进口挂毯。此前，她刚刚把烛光吊灯更换成电力吊灯。

米娜审视着整间书房，感到的确充满着一种优雅的情调。正对着的另一端是壁炉，白色纹理的大理石炉台上，摆放着一尊智慧女神米涅瓦的微型黄铜雕像，一个插满蓬密的黄水仙花的花瓶，一只高高的、深黑色而极为珍贵的栎木德国座钟。在另一侧墙上有几扇凸窗，每一扇乌木窗户的楣椽上，都悬挂着坠着流苏的绣花垂饰，里侧垂吊着一幅外缘带有花边的红玫瑰色的窗帘。最里层是一面薄纱遮阳窗罩。在奥巴马风格的地毯上，摆放着两张舒适的红木椅子——一张蒙着深红色皮革，另一张带有格子结构的靠背——另外还有一个带螺旋式扶手、狮爪基座的红木沙发。在她的书桌和沙发之间安放着一张中央镌刻着碎花瓣图案的桌子。

米娜对布置得非常井然有序的屋子感到很满意，她继续啜饮着她的第二杯香槟，开始振作起精神来。依照她们的习惯——30 位姑娘也有同样的习惯——米娜和爱达整个上午都在睡觉，并且刚好在下午二点的时候吃完早餐。

有人轻快地敲了敲办公室的门，她们的仆人埃迪蒙德，一个黑白混血儿，把头伸了进来。他有一头灰色的钢丝般短发，直而长的鼻子，淡褐色的皮肤，这一切跟他那一身深蓝色的仆人制服相对照显得格外和谐。“埃弗丽小姐，”他对米娜说，“两位记者，奥斯图先生和弗雷先生来这儿要见你们，奥斯图先生说你们正等着他们。”

“是的，”米娜说。“领他们进来。”

几秒钟后埃迪蒙德再次打开门，他开着它直至奥斯图和弗雷进来。

奥斯图飞快地吻了吻米娜和爱达两人的脸颊之后，把他的伙伴推到前面。“女士们，我想让你们认识一下论坛报新任记者，查特·弗雷。他刚从皮奥里亚来这里，他最热切的愿望就是来看一看你们的夜总会。”

米娜向弗雷伸出一只手。“你好，小伙子！”她说。

经历了片刻的惊愕之后，弗雷握了握她的手，然后又握了握爱达的手。他嗫嚅道，“我感到非常荣幸。”

米娜转向她的姐姐。“爱达，把你的椅子给他，你和汤姆为什么不坐到沙发上去？”

米娜轻快地做着手势，示意弗雷坐在桌子对面的椅子上。“首先，你和汤姆先来点喝的。”她说着，给他们两人倒了香槟。她递给弗雷一杯，另一杯送到奥斯图手里。米娜返回桌边，坐了下来，愉快地对弗雷笑着。“那么你是想深入了解我们的夜总会喽，”米娜说。“我敢肯定，你要问的问题和每一位新来的客人总是首先问的问题一样，‘爱达和我为何选择这种职业？两位高雅的姐妹怎么变成了妓院老板？’我说得对吗？我的孩子？”

弗雷感到自己松弛了许多，他忍不住浅浅地笑了起来。“你说得很对，埃弗丽小姐——”

“叫我米娜吧。”

“好的，米娜，”弗雷局促地说。“但是如果你对这种老调重弹厌倦的话，我可以等……”

“我决不会厌倦这个话题，”米娜说。“我姐姐吝于谈吐，

可我乐于谈论我们的过去。埃弗丽夜总会是怎样一步步地开办起来的？这是一个很长故事，我尽力讲得简短随意一些。”

米娜喝完第二杯香槟酒，又给自己添上了一杯。她舒适地坐回到天鹅绒面的椅子上。

“爱达和我生长在肯塔基一个草木茂盛的乡间，”米娜娓娓道来。“在那里至今仍有我们的一些亲戚。他们高贵、文雅、不屈于命运的摆布。我们的哥哥查尔斯和他的两个孩子是我们这个家庭的主要亲人。查尔斯像我父亲一样曾是个有作为的律师，如果不是患了中风病，他至今仍可做律师。然而他不得不放弃了他的职业。掌管家庭和农场对他来讲很困难。我们曾试图帮助他，但他不喜欢我们寄给他的钱财。”米娜呷了口酒，继续兴致勃勃地说：“无论怎样，他的女儿凯瑟琳就要嫁给富贵人家了。从她很小的时候起我们就没再见过她。她将与哈罗德·T·阿布拉斯特的儿子结婚。阿布拉斯特是芝加哥肉类制品界的大亨。看来，我们还是转回话题谈谈爱达和我本人吧。我们的父亲是一位财力殷实的律师。我们两个被送到一所南方女子进修学校学习，后来，我俩同时爱上一对英俊的兄弟，并和他们结了婚。太离奇了。但是我们的丈夫从此变成了宠坏的孩子，他们一味粗暴地对待我们。同意我的话吗，爱达？”

爱达在房间的对过以极小的声音说道，“你知道他们比这还坏，米娜。我身上的一些伤痕至今还褪不了。”

米娜又对查特·弗雷说，“查特，当你更多地了解我之后，你就会知道我从未如此长久地忍受过这样残暴的虐待。于是，我愤而离开我的丈夫，和他离了婚，然后去了华盛顿特区。爱达随后离了婚，也步我的后尘来到华盛顿。还是在女子进修学校的时候，我们俩曾学过演讲和舞台表演，据此，我们想找点